

## 清明祭思：父亲的墨韵书香

| 任开旺

清明回乡祭扫，整理祖屋旧物。姐姐从老屋抽屉深处翻出一张蒙尘的木制奖状——那是五十多年前，县教委颁发给父亲的“扫盲工作优秀教师”荣誉证书。奖状上的烫金虽已斑驳，字迹却依然清晰，在傍晚的微光中，像一盏穿越时光的灯，点亮了一整个春天的回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父亲是私塾先生，后来当了生产队的农民。因年轻有文化，20世纪70年代，父亲被村里推荐到生产队教“扫盲班”。他常把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挂在嘴边。这并非什么高深哲理，却是他安身立命的信条。在生产队，他既是会计，又兼计工员，终日与数字报表打交道，可只要稍有空闲，手里攥着的总是书或报纸。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，像他悄悄为这个家、也为未来播下的种子。

白天，父亲和社员们一起出工，收工后要记账、做报表。生产队开会，他便给大家读报纸。父亲与乡亲们约定：每天晚饭后和下雨天不出工时，就是扫盲班的上课时间。没有教学工具，他就亲手抄写汉字卡片。“一二三四、东南西北、前后左右、男女老少……”父亲从最简单、最常用的字教起，等大家有了底子，再教稍微复杂的。除了识字，父亲还给乡亲们“说古今”。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他讲得深入浅出，大家听得轻松愉快。

小小山村因这份执着而生动起来。读书声、唱歌声、欢笑声，每天回荡在村庄上空，原本寂寞的山村变得热闹欢腾，洋溢着从未有过的生机。每个村民脸上，也多了几分明朗的笑容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最清晰的画面是随父亲去生产队开会。那时的会议，读报是固定环节。父亲常常带上我，

有时抱着，有时让我挨着他坐。他字正腔圆、声音洪亮，将报纸上的新闻与故事，一字一句读给满屋的社员听。在那个信息与物资同样匮乏的年月，父亲的声音，成了许多人望向山外世界的窗口。

每年到了订报季节，家里再紧巴，父亲也要省吃俭用，挤出钱来订“精神食粮”。他常说：“抽烟喝酒是空耗，不如拿来长见识。”于是，他省下烟钱，为家里订了《每周文摘》《富民报》《农村青年》。这些报刊，不仅滋养了全家人的精神，也在我心底早早埋下“知识能照亮前路”的种子。

父亲看报极为认真，常常边读边记，将有用的信息一条条摘录在本子上。这些笔记，后来成了我们全家的“百科全书”。记得有一回，他读《农家乐》时忽然眼睛一亮，兴奋地指给我们看：“你们瞧这篇！现在人对水果的要求不仅要口感好，还要外表长得好看。这上头教了怎么让果树多坐果、果个大、味道好……”说罢，他便详细讲解起来。后来，大哥在自家果园里试了这法子，果然迎来丰收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原来报纸上的字，真的能变成田里的收成。

那时候，生产队里有几位和父亲谈得来的乡亲，冬闲时常爱来我家“围炉夜话”，犹如现代人时尚的“文化沙龙”。冬夜漫漫，一炉火，一壶茶，几张报纸，几本刊物，几个人便能聊到夜深。在信息闭塞的乡间，报纸成了连接彼此、也连接外界的桥。这大概就是我心中“家风”最初的模样——崇文、好学、乐于分享。

家风如细雨，润物细无声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读书看报成了我骨子里的习惯。年岁渐长，这份热爱渐渐从“读”蔓延到了“写”。我开始尝试记录生活与



思考，心里悄悄做着“将来也要让文字印成铅字”的梦。如今，这梦已一点一点照进现实。我的文章不时见于各地报刊，而我的书房，也渐渐堆满了经年累月攒下的藏书与不断增厚的手稿。

父亲用一生诠释着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。如今，每当闭眼想起他在灯下一页页翻阅书报的背影，我心头仍会一热。我知道，那不仅是一个人对知识的渴求，更是一种家风的温暖接力。从父

亲坚持每年订报，到我拥有自己的书房与藏书……书香，就这样静静流淌，代代相传。

这或许就是家风最朴素的模样：不张扬，却有力；不言语，却照亮人生的长路。清明时节，整理旧物，亦整理时光。那面木制奖状会褪色老旧，但报刊传下的墨香，与父亲当年朗读的声音，早已渗透进岁月的肌理，成为这个村庄、这个家族不会遗失的印记。

## 南安三中八秩华诞赋

| 洪凯

翁山叠翠，英水涵青。天钟灵秀于斯地，地毓人文以凤台。时维甲子重开，序席欣逢八秩；序属阳春再始，弦歌喜奏新声。溯厥渊源，实维艰矣；瞻其气象，岂不盛哉！

昔者狼烽扰攘，鼙鼓惊心。倭氛蔽日，黄宇飘零。有晦鸣之避地，播薪火于英内。乡绅倾廪，效文翁而兴教；志士挥毫，踵覆下以传经。丙戌星移，始奠三中之础；甲午鼎新，终开南邑之旌。蓬户瓮牖，岂妨踏雪求师？新祠香篆，尚记董帷授道。此诚根深而砥固，实为玉振而金声。

观夫黉宫巍焕，枕山带水；正门宏开，坐庚向甲。昔者荷锄担石，辟榛莽以营巢；今者飞甍接汉，揽烟霞而建楼。步趋知行之园，仰止陶范；瞻彼四季之区，勃发生机。至若凤栖，凤翥二亭，栖者，涵养其心，蓄势待时也；翥者，奔赴其道，振羽凌霄也。春霖润础，早传诵读之韵；秋月窥窗，犹见研习之幽。诚乃毓才之灵境，岂独闽海之瀛洲？

至若峰帐风清，承河汾之雅范；青衿志远，慕洙泗之遗踪。翰墨、文章，各擅胜场；数理、格致，皆成妙境。以匠心育人，此校之荣；以大道启智，诸师之德。乡贤解囊，寒门得沐时雨；侨亲输资，庠序更沐春风。杏坛代起人杰，桃李自成芳丛。

若夫焚膏继晷，宵分每探玄策；兀坐凝神，昧且惟砺心锋。军训操演，虎旅三千之势；考场挥翰，龙文五百之雄。解压戏逐，彩球破空似陨；聚力绳牵，赤帜翻浪如虹。昔时甌尘釜釜，犹存箪食之乐；今日玉砌琼阶，更展垂天之翮。

进土之乡，文脉不坠；三中之教，其道日大。稽其勋业，灿若星辰；本科逾七成之限，俊彦登双甲之巔。秀出班行，光耀南邑；令闻遐誉，声播泉郡。庚寅升格，快马著鞭；凤台吐艳，龙池生烟。非惟课业精进，更重德性培植。此实涵辉之玉圃，洵为涤虑之灵源。

赞曰：八秩峥嵘，初心未改；百年憧憬，壮志弥坚。翁山峙岳，证此志之如铁；英水扬波，伴斯文之永年。愿薪传之不绝，看凤举而鹏抟！

## 清明·心间

| 康玉琨

清明，是二十四节气中最特别的一个——它既是节气，又是节日。《岁时百问》里说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”，故得“清明”之名。春分过后15日，天地忽然变得通透，泥土里蒸腾起青白色的雾气，将山野坟莹与陌上芳菲笼成一片。这时候，闽南的山坡上桐花盛开，田间的鼠曲草正嫩，而我们永春的老街巷里，则飘着榜舍龟的甜香。

在我们这儿，清明从来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。侨乡人格外看重这个日子，俗话说“清明不回家无祖”，外出的人多半要赶回老家。祭祖的仪式是庄重的，但这份庄重里又掺着人间的烟火气。扫墓归来，一家人围坐分食供品，仿佛先人赐福，透过舌尖传递到了心间。

永春人扫墓，精选的供品中最突出的一样，叫作榜舍龟。这种形似龟壳的

金黄色糕点，一般用糯米粉包裹红豆沙或花生馅，垫上粽叶蒸熟。龟象征长寿，叶自带清香，一口咬下去，甜美可口，略带冰凉，倍觉爽快。这是在闽南及东南亚华侨中享有盛誉的甜食，也是永春人记忆里清明的味道。若是得闲，不妨去五里街的老作坊看看，那里的师傅们手工制作的场景，本身便是一幅民俗画。

除了榜舍龟，作为泉州人，清明还要吃润饼菜。薄如蝉翼的润饼皮，卷上胡萝卜丝、海蛎煎、花生糖粉、浒苔、咸甜交织，咬下一口，感受满满的都是春天的鲜。在永春，许多人家至今保留着全家围坐包润饼的习惯。孩子们摊开饼皮，随着各自的爱好添馅，常常包得鼓鼓囊囊，一咬往往漏得满手都是。这时，大人也不责备，大多是随手再递给他们一张新的润饼皮。这场景里没有

什么隆重的仪式感，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“团圆”二字的分量。

清明也是踏青的好时节。永春的山野，正到处披着一层嫩绿。有人去大羽村看白鹤拳表演，那是永春拳的发祥地，拳师们在春日里练拳，“以鹤为形，以形为拳；短桥寸劲，刚柔相济”，一招一式皆有章法；有人去岵山镇的茂霞村，走在八古文化街区的石板路上，看荔枝树抽出的层层新叶；也有人循着县文旅局发布的乡野路线，去仙夹镇看漆篮制作，那些细细的竹丝在匠人手中翻转，编出的不仅是独特的器物，更是宝贵的光明。

乾隆年间的《泉州府志》记载，永春、德化一带曾有八月祭墓的旧俗，说是“此月墓门开”，显然与今不同。可见民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随着时间的流淌，像桃溪水一样，看似年年相似，

实则时时更新。

想起小时候清明节跟着祖父上山扫墓，他总要在坟前摆上几碟供品，再斟三杯清茶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倒酒，他笑笑说：“你太公生前特好佛手茶，而酒是后来人定的规矩。那时不懂，如今才明白，所谓传统，那不过是后人对先人最深切的纪念。供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里还有那个人，不忘自己的先祖。”

清明时节，常常下雨。清明的雨，细密绵长。它落在永春的老厝屋瓦上，落在新发的艾草叶尖，也落在每一个归乡人的肩头。这个节气教会我们的，从来不是单纯的哀思，而是在缅怀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。就像苏东坡说的：“人生看得几清明。”

年年清明，今又清明，愿我们都能在这春日的芬芳里，听见血脉深处传来的那一声古老的回响。

## 云里雾里清明茶

| 唐筱毅



清明一到，母亲就念叨：“该采清明茶了。”

这话说了几十年，从我还穿开裆裤时就开始。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喝清明茶，谁没觉得稀奇。倒是母亲年年都要重复那句话：“喝了清明茶，眼睛到老都不花。”我信了许多年，如今视力依旧不错。想来，大抵是这山野之茶，藏着大自然最温柔的馈赠。

故乡在山间，茶从来不是雅事，是日子。山里人家，连白开水都被唤作茶。下地归来，口干舌燥，捧起一碗凉白开咕咚饮尽，便是喝了一盏好茶。若是贵客临门，主妇便会在茶里添一小块冰糖，茶水慢慢化开，甜香绕着唇齿，是山里人最朴实的热情。母亲向来如此，即便只是邻里串门，也总要沏上一杯冰糖茶，旁人推辞，她只笑着说：“不过一杯茶罢了。”

少时的乡间，没有纷繁的消遣，女人们最喜欢的事，便是凑在一起喝茶话家常。一碗清茶，一碟咸酸的菜头，便能聊上大半天。家长里短，山野趣事，都融在淡淡的茶香里。日子悠悠地淌过，没有喧嚣，只有山野间无拘无束的自在，那是属于山里人独有的安稳幸福。

采茶要趁早。天刚蒙蒙亮，露水还没干，母亲就把我从被窝里薅起来。我揉

着眼睛跟在她后面。茶林里雾气很重，几步外就看不清人影，只听见母亲的手指在茶枝间“啪啪”地响。我不大会采，总把叶子掐烂，或者连着老梗一起拽下来。母亲不骂我，只是时不时过来，从我的小篮子里把采错的叶子拣出去，顺手塞一把她采的嫩芽进来。“看！”她举起一片叶子给我看，“要掐这个尖尖，两片叶子带一个芯，

像小鸟的嘴巴。”

我学着她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掐。手指沾了茶汁，涩涩的，有一股青草气。

有一回我采得烦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说什么也不干了。母亲也不恼，停下手里的活，从兜里摸出两颗水果糖。“歇会儿。”她说，吃完再采。那糖

甜得粘牙，我含在嘴里，看着雾气慢慢散开，对面山上的映山红一团一团的，像着了火。

我问母亲：“为什么非要清明这天采？明天不行吗？”

“清明茶就得清明采。”她说，过了今天，茶就不叫清明茶了。

“那叫什么？”

“叫茶叶。”

我那时候不懂，以为她在糊弄我。后来才明白，清明那天采的茶，确实不一样。那天的茶叶最嫩，水汽最足，炒出来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味。

去年清明，我回了趟老家。屋后的茶林早就不成样子了，杂树和野草疯长，把茶树都盖住了。我在草丛里扒了半天，才找到几棵还活着的茶树，稀稀拉拉地冒出些嫩芽。

我采了小半篮，回来用铁锅炒了。手一伸进锅里，就烫得缩回来。母亲当年是怎么忍住的？炒出来的茶叶品相不好，有的焦了，有的还没炒透。但泡出来的味道还在，那股熟悉的青草香还在。

我端着杯子站在窗前，山上的雾气又起来了，像母亲当年采茶时一样。茶水有些苦，但咽下去之后，嘴里是甜的。那种甜，跟糖不一样。

## 春分的蜜语（外二首）

| 乔志兵

落在叶脉上，落在花瓣的梦里  
落在我们并肩走过的田埂  
你说，春天呼吸的玻璃  
透明易碎，盛得下整个世界的光

每一笔都带着湿润的吻  
雨在背上融化成诗  
你在我耳边的低语  
比整个季节都轻，比永恒都深

在春分的句子里  
反复练习  
如何把甜，说得不要露痕迹  
如何把光，藏进每一次眨眼  
如何把蜜语，酿成今年雨水里

## 春分的风语

风，透着青草味的缝隙  
在昼夜的腰线上轻轻一推  
春天便裂开一道  
它贴着麦苗的耳廓  
说着快点把春风留下

风，溜进桃林  
把粉嫩的花瓣当作信纸  
写下带着甜香的句子  
惹得蜜蜂都来偷听

风，轻声说着美好的事情  
只任风把春分的悄悄话  
一句句，种进  
春暖花开的诗句里

## 春分的云语

我站在屋檐下  
看云与雨的交接仪式  
看它们如何用最柔软的琴声  
宣告一个季节的正式到来

云在云端低语  
雨在地面轻吟  
把云的信一句句读给根须听  
雨写满了湿润的问候  
和即将到来的整个春天的重量  
它们共同说着关于生长和希望

在春分这一天  
被风轻舒展在湛蓝的云里  
它急着落下雨  
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存  
它落在新翻的泥土上  
渗进种子的云梦里